

只有悲剧才有意义深长的美

——观奥尼尔戏剧《安娜·克里斯蒂》的甬剧版

□张丽红



——月,滤不掉寒冷的春风里,去看甬剧《安娣》。该剧根据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安娜·克里斯蒂》改编。尤金·奥尼尔素有“美国现代悲剧的创造者”之称,先后4次获美国普利策奖,1936年更由于其剧作中“所表现的完全符合悲剧原始概念的力量、热忱与深挚的感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纵观奥尼尔的一生和创作,悲剧情结紧紧伴随着剧作家的一生,其创作亦以悲剧为主。《安娜·克里斯蒂》是奥尼尔以海洋生活为题材,探索人生的境遇,揭示戏剧家对生活严肃思考的悲剧代表作。在该剧目中,奥尼尔对大海进行了象征性处理,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来揭示隐藏在生活背后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驱使力量,以揭示人生的痛苦、家庭的悲剧和背后隐含的社会悲剧,这部剧也是奥尼尔悲剧情结的具体体现。

1922年获普利策奖的《安娜·克里斯蒂》贯穿了忧郁悲伤的调子。剧中,饱经风霜的老水手克里斯憎恨大海,想方设法防止女儿安娜接近大海,以免她和海员结婚,重蹈先辈的覆辙,想不到恰恰是自己的努力反而使她遭受苦难,而在身心都遭摧残之后,她还是来到海上,并和水手麦特结下不解之缘。现实生活和个人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老克里斯不愿看到并一直在千方百计避免的事情还是无情地发生了。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演绎的人与命运故事,这是人类试图摆脱支配自己的异己力量而走向自由王国的最初的努力,但俄狄浦斯的悲剧结局又向人们揭示了人类从必然走向自由是一个艰险多难的历程。

在《安娜·克里斯蒂》一剧中,奥尼尔通过大海与陆地的对照揭示了老克里斯和安娜父女两代人对大海的不同看法,反映剧中人物艰难的生存处境,从而深化其悲剧主题。在大海上漂泊了一辈子的老克里斯终生是大海的奴隶,饱尝海上生活的艰辛,自己也因此变成“呆瓜似的”。他有生以来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女儿远离大海,让她永远“不知道有这个讨厌的海”,长大后“和一个在岸上有正当事做的人结婚,自己年老时死在床上,死在岸上”。但这个愿望是注定实现不了的。他一味相信陆地是安全的象征,在他看来,“田地对于小孩子们是最好的地方”,并自欺欺人地以为经过15年海上生活的安娜一定落成了一个“美丽、善良、强健的女孩子”,但事与愿违,安娜在第一幕中第一次出现在“牧师约翰”酒店时,所有人(老克里斯除外)都看得出安娜并不像她父亲想象的那样健康,反而“显然显示出一切属于世纪最古老的职业的外形标记”,她的服装具有“俗气的华丽”,她年轻的面貌,在化妆下变得“坚硬粗糙”,她的笑声“粗俗”,神情“疲倦”不堪。她像男人一样喝烈性酒,吸劣质烟。命运向老克里斯开的更大的玩笑是,安娜不仅来到海上,热爱大海,而且爱上同样以大海为生的麦特。

备受克里斯诅咒的大海却成了安娜心神向往的所在,被克里斯认为代表安全的陆地却给她带来了无以弥补的身心创伤。在那代表陆地的生活了15年的乡下小屋里,安娜过着“监狱似的”生活。代表陆上男人形象并深受老克里斯信任的安娜表兄却使安娜失身,致使她一步步地

走向沉沦、堕落。正像克里斯憎恨大海一样,安娜憎恨陆地:是陆地毁了她的清白,陆上人夺去了她为人的尊严。接触陆地对来说是致命的、毁灭性的。她天生是海的女儿,“她的血里面就含着海的气息”。她向往海上生活,来到船上10天,她就“显得健康,样儿改变了,脸上恢复了原来的自然颜色”。海洋使她深感“清洁——好像洗了一个澡似的”。她觉得自己有所归依,而且净化了,似乎再生为处女。代表海水的大雾也让她无比喜爱。爽直强悍、胆大力强的麦特是大海的化身,得到安娜由衷的挚爱。在安娜看来,麦特“是个规矩的人,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与陆上人相比,麦特的一个指头,就比她“在那儿——内地——所遇见的一切男子都有价值”。

在安娜眼里,大海是肃穆的、庄严的,大海给了她自由、纯洁和无价的爱情。但已到风烛残年的老克里斯却意识到女儿安娜正在重复祖先的老路。他试图让安娜明白她所看到的海并不算“真正的海”,她看到的“只是它好的一面”。大海是个老魔鬼,随时都在“要”“鬼把戏”。但安娜感谢大海使自己获得了新生,这一切让老克里斯后悔莫及,预感到不幸的命运又要在女儿身上重演。

在奥尼尔的悲剧意识里,始终认为生活的悲剧在于人的合理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当我们看到老克里斯诅咒大海使他的家人一代重复一代的悲剧命运时,就会感到大海的神奇力量对人物命运的主宰。老克里斯最后对大海的妥协,是他唯一的希望破灭之后,只能在海的强大威力面前认输,他从海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失败和无法改变的悲剧命运。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对环境、生活的强大势力从无能到冲突,从冲突到和解的悲剧过程,而且这种和解是被迫的。在奥尼尔看来,生活的悲苦意义在于这种被迫的和解,表现了人在环境的压迫和自身弱点两种力量的夹击下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的。

奥尼尔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努力在似乎是最卑鄙下贱的生活中找到悲剧中那种使人理想化的崇高品质”,并“永远试图通过人们的生活揭示生活,而不仅仅是通过性格来揭示生活”。为体现这一理想,他在剧中为观众设计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结尾:

克里斯(向黑夜望着)——坠入他的严肃的

沉思中——摇摇头——自言自语)雾,雾,雾,老是雾。你看不出是到哪儿去。只是这个老家伙,海——只有它知道!

笼罩着大海的弥漫大雾的出现,与剧作第一幕中老克里斯的感叹“天气坏——老是雾,雾,雾,整天的”相呼应。又是一个深夜,在大雾笼罩下,麦特和老克里斯第二天就要离开安娜,开始他们的万里航程。他们三人的表情各不相同,但都显得心事重重。雾是大海的变形,是一种神秘力量的象征,在雾的世界中隐藏着主宰人生的神秘力量,命运驱使着他到大雾弥漫的海上世界去冒险。人生如雾海行舟,谁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不祥的征兆和无法预知的厄运随时都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大海和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该剧神秘的世界的主要象征。

但是,虽然老克里斯、安娜、麦特等剧中人物与大海抗争,必然遭到失败,成为大海的牺牲品,但人类在自然面前永远处于劣势却屡败屡战的奋斗,自有一种悲壮在里面。在《安娜·克里斯蒂》中,奥尼尔虽未给主人公安排下幸福的结局,但他认为一出真正悲剧中的幸福,远远超出迄今为止所有结局圆满的剧本。正如古希腊人所理解的那样,悲剧使他们在精神上获得深刻的启示,令他们从日常生活的卑琐贪求中解脱出来。当他们看到一出悲剧在舞台上演出,就会感到那些无望的希望在艺术上变得崇高了。对奥尼尔来说,只有悲剧因素才有那种意义深长的美,也就是真。这也可能就是奥尼尔一生中创作大量的悲剧作品,而很少写喜剧的原因吧。

在过去的几年里,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在中国悄然兴起,这在很长时间以来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绝对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文学伦理学批评是由我国学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方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内学界文学批评在西方学界的某种失语状态。在现代的文学批评界,文学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标准往往被忽视,作家和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往往被曲解和误读,其实,文学描写社会和人生,始终同伦理道德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为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提供了可能,也为它奠定了基础。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性。首先,正像美是客观事物的感性显现一样,美不能独立于人的感性之外而存在;文学本身也不是审美的,它首先是物质的,通过读者才能转化为精神,审美是通过读者才产生的;既然这一切都要通过作为人、而且是高级人的读者才能实现,自然就离不开约束规范着作为读者的伦理问题。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说、曹丕的“经国之盛事,不朽之伟业”说、韩愈的“文以载道”说、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说,都能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伦理功能在文学批评中的渗透和强调。

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很强的当下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和译介极大拓展了我们的批评视阈和思考维度,也一定程度上丰富和繁荣了我国的文学与文化,但同时也出现了我们的文学批评必称弗洛伊德、拉康、海德格尔、萨特、巴赫金、德里达、利奥塔、赛义德,等等;或某某理论或某某批评,如形式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直觉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批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不一而足。语言学不能不提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翻译学不能不提奈达和德里达,文学不能不提的就更是数不胜数,不这样说似乎就落伍了,就不懂文学批评了,就不会解读作品了。但这些年来我们很多人很多时候是在为西方人的某种或某些学说甚至是某句话做阐释,做解说,做宣传,全然迷失其中而不觉。试想,没有自我意识、特别是自主意识的文学批评还能称得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吗?这样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能够给学界带来有较大价值的学术贡献吗?有人说莫言的作品主要是学习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欧美现代主义意识流小说,其实仔细阅读其文本,莫言向比他大300多岁的同乡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中国文学经典学习的东西,远超过他向欧美的前辈和同行们学习的东西。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当然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才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看来一点不过时。

因此,尽管文学伦理批评还在摸索和尝试之中,但已经显示出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

一批学者全力致力于这一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文本实践,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批评术语和批评方法,并进行了一系列可贵的批评尝试。

■动 态

文化自觉与文学伦理批评的当下意义

□朱振武

书讯

《超越巅峰》传递正能量 解密成功路

新作上市

美国作家亚当·克雷格一直被西方世界誉为美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其新作《超越巅峰》正是他教育思想的一种结晶。该书分别从成功与快乐、节俭美德、自主自立、行为准则等四个方面,深刻论述了人生必须克服的弱点。

《超越巅峰》涉及了教育改革、品格教育、大学生生活、家庭礼仪、健康生活等诸多领域。在书中,克雷格强调品德树立和教育的重要性,谆谆教导年轻人应该怎样生活和处世。今天蔓延在全世界的“不是权就是钱”、“成名要趁早”的浮躁与骚动,其实反映出某种“成功焦虑症”以及很多并不正确的“成功观”。《超越巅峰》中论述的成功观念十分可贵,作者特别强调了人必须超越天性的劣根性,树立正确的人生准则,从而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和完美人生。

他在书中除了叙述那些从默默无闻到一举成名的成功人士,向年轻人展示了自学、勤奋、诚实、认真的人,以此激励年轻人持之以恒、克服困难的信念,还讲述了很多朴素的行为准则,看似简单可行,其实非常重要。“在道德上,一便士可能比一英镑有价值,它代表着更多的勤奋和更高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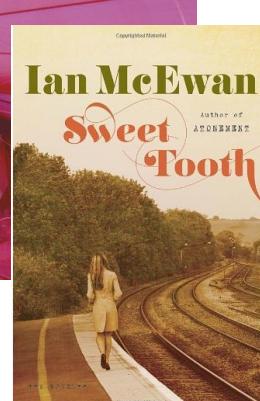


(余义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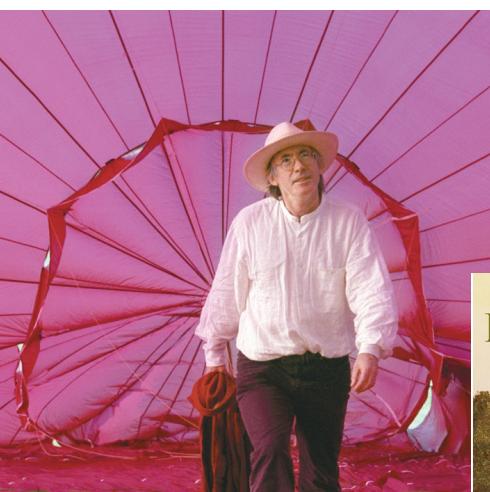
瞭望台

作家该如何组织记忆?

——评麦克尤恩新作《喜好甜食》 □李菊花



《喜好甜食》英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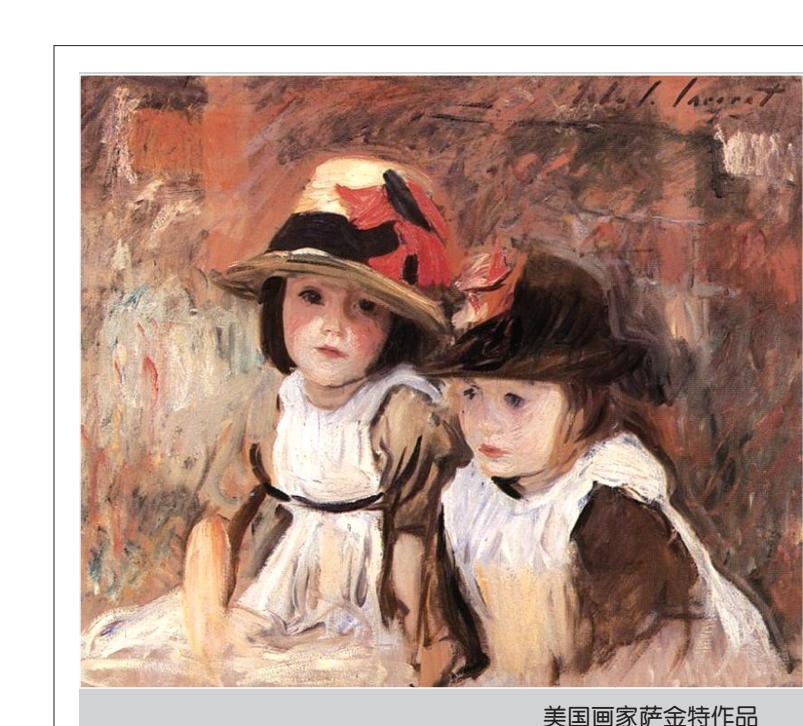
无知,为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直到后来塞芮娜才知道,托尼原来是军情五处的一个高官,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成了双面间谍,同时也为苏联间谍机构服务。分手前托尼将她介绍进英国军情五处。第3章到第6章描述她怎样应聘进英国军情五处以及作为一名低等文书她如何既无聊又对间谍这一工作感到热切与迷茫。

从第7章开始,塞芮娜正式受训加入“喜好甜食”间谍行动,负责劝说汤姆签约他们的写作基金计划。在汤姆签约后,塞芮娜负责监视他,及时向上汇报工作进展,但她没有想到自己爱上了汤姆,汤姆也疯狂地爱上了她。在两人恋情逐步升温、汤姆的小说也获得“简·奥斯汀小说奖”的时候,塞芮娜的上级马克斯出于嫉妒塞芮娜没有选择自己,将汤姆接受情报机关赞助的事公之于众。小说结尾是汤姆写给塞芮娜的一封长信,读者读罢恍然大悟,原来《赎罪》里的布里奥尼化身一变成

了汤姆,或者说也是麦克尤恩自己,这是汤姆也是麦克尤恩在写的一部名为《喜好甜食》的小说。

英国评论家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政治与文学》里曾说,“有人说,艺术与政治完全无关,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麦克尤恩在他的新作里将这种思考推向深入,他认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已经不再是个人内心的表达,而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小说中一再提到冷战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诸如《撞击》、《垦荒者》等政治性刊物和文化刊物的丑闻,这些刊物大肆吹嘘文化自由,但不过是美国政府的傀儡。英国的情报机构自认比美国人高明,更能“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于是他们精心选择了一些艺术家、记者、评论家和作家,希望“让一些偏左的知识分子为自由国度代言”。漂亮而酷爱文学的塞芮娜由此被英国军情五处的上层选中,从一个最低等的办公室文书变成了执行重要任务的高级间谍。汤姆之所以会被选中,主要是因为他写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杂志评论中流露出他对苏联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不满,英国军情五处由此认为他是在为西方的自由文明摇旗呐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汤姆后来写的小说不但涉及西方社会后核时代的文明的衰退,还让小说中父女俩在伦敦寻找母亲的途中染上鼠疫,不幸死亡。他们选定的代言人最后却成了西方文明自由的鞭笞者,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次文化基金计划最终也化成泡影。

虽然按照福柯的观点,文学在



美国画家萨金特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TAN

2012年8月,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推出了最新力作《喜好甜食》(Sweet Tooth)。1972年,英国情报局计划通过一项写作基金来控制文化,智慧美貌并有文学底蕴的塞芮娜被选派参与这项代号为“喜好甜食”的行动,在负责接触名叫汤姆·汉莱的年轻作家时,她发现自己爱上了他。小说出版后立刻得到评论界的关注。《卫报》专栏作家朱莉·迈尔斯说:“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些荒谬可笑,但当你坚持看完这个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故事,你会收获颇丰。”

全书由22章较为独立的篇章组成,第1章和第2章是女主人公塞芮娜、弗罗姆简略的学生生活介绍以及她与情人——54岁的历史系教授托尼·坎宁的短暂恋情。塞芮娜从小家教甚严,父亲是一位牧师,天资聪颖的她毕业于剑桥大学数学专业,却一直对英语文学十分迷醉。大学毕业前,她做了年龄足以做她父亲的托尼·坎宁的情人。托尼对塞芮娜呵护有加,迷恋她的身体,还亲自下厨为她准备各种美食,但又十分敬畏妻子。在两人短暂的夏季甜蜜中,托尼还是塞芮娜的“良师益友”。他为她规定各种必看书籍、杂志和报纸,逐渐使她摆脱政治上的懵懂